

葳蕤集

鱼茂胜 著

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

裁
縫
集

鱼茂胜 著

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
太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葳蕤集 / 鱼茂胜著. — 西安: 太白文艺出版社, 2016.1

ISBN 978-7-5513-0916-5

I. ①葳… II. ①鱼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004095号

葳蕤集

WEIRUIJI

作 者	鱼茂胜
责任编辑	耿 英 康雅琼
整体设计	祁 媛 张美娟
出版发行	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(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) 太白文艺出版社发行: 029-87277748 tbwytougao@163.com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西安市商标印刷厂
开 本	787mm×1092mm 1/16
字 数	282千字
印 张	21
版 次	2016年5月第1版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513-0916-5
定 价	53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寄出版社印制部调换
印厂电话: 029-87250869

此心安处是吾乡

鱼茂胜

我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初，伴随着新中国的成长而成长。我的故乡白水县面积986平方公里，基本是国土陆地面积的万分之一。我在这片土地上，以及后来走过的一些地方的经历，也从一个侧面见证了共和国发展的历程和时代巨变的烙印。

人这一辈子，就像一坛老酒，愈久愈浓烈，回味无穷。我的童年是在无忧无虑中度过的，没有上过幼儿园和学前班，八九岁时上的小学。没有课外作业，只发一本语文课本和一本算术课本，到期末就基本上授烂了。上三年级时才加了一门自然常识课。现在的孩子两三岁就被送进幼儿园，星期天要学音乐、美术，练书法、舞蹈，稍大一点还要学奥数、英语，补物理、化学……经常遇见小学生戴着厚厚的眼镜，背着十来斤重的书包，走路弯着腰，哪有一点快乐可言？有人抱怨现在的孩子不自立，可曾想过孩子从小到大，哪有机会干活呀。我们上小学时，常常是太阳出来了才到校，下午四五点钟放学后，就在村子里疯玩；上中学后课余时间要帮家里干一些杂活，再大点还要挣工分。回想起来，上学很轻松，课外时间又多。大自然就是游乐场，抓特务、钻树洞、玩泥巴、掏麻雀，耍得可欢了。《土游戏》《滚铁环》《爷爷的火引》《老树昏鸦图》等篇，就是

对儿时生活的追记，也有自我陶醉、自我调侃的成分。

初中阶段，由于“文革”的影响，没有学到多少东西。高中是免试上的，前后四五年级学生合为一级。当时大学已停止招生，我们被告知毕业后“社来社去”，即从哪里来回哪里去。尽管没有升学考试的压力，但大家学习还是很认真。我喜欢语文，几乎每篇作文都被杨海林老师拿到课堂上讲评，无形中培养了自己的写作兴趣。高中毕业后，我回村当了民办教师，自学了《古代汉语》和《语法修辞》。“文革”结束后考上了大学，系统学习了一些新知识，为后来从事行政工作及文学创作奠定了基础。

我们村地处渭北高原，那里沟壑纵横，很长一段时间交通不便，过去老百姓靠天吃饭，穿粗布，打补丁，食粗粮，日子过得实属不易。但荒僻之地自有胜处，那里原生态的景致卓尔不群，别有一番韵味。

小时候，家乡的天瓦蓝瓦蓝，云白亮白亮，空气非常清新，人也异常清爽：当时，国家的工业化刚刚起步，田地里不使用化肥，没有什么污染。白水河水量丰沛，清澈见底。沿河两岸的沟道里遍布着大小溪流，清澈见底；陡坡处翻着洁白的浪花，看了令人不忍离去。我们时常在小溪边玩耍，渴了就掬水喝。大人们在地里干活的间隙，也来河边休息。那时候雨水很多，每到夏天，炸雷伴随着闪电，清脆响亮，顷刻间暴雨如注，常常下得院子里的水来不及流出去，村道变成了小河。几场大雨就把村子里十几个土窖灌满了水，全村人吃水就靠它们。雨后的天空特别透亮，地面上爬出来许多像蟑螂大小的虫子，俗称“水甲子”，小孩子满地里捉它，拿回家油炸了吃。秋淋来了，淅淅沥沥，滴滴答答，有时连月不开晴，土墙柴房经不起阴雨长时间浸润，许多人家墙倒屋塌。冬天来了，大雪纷纷扬扬。太阳出来了，耀得人眼睛睁不开。雪水长流，人们却格外兴奋。三九天，屋檐下、麦秸积上垂下一尺多长的冰棍子。家家门前的积雪堆成了小山。孩子们在雪地上乱跑乱滚，有的堆起雪人，有的用手捏雪球扔，被打中了的人冷得一个激灵，脑子就格外清醒。

现在，一个夏天连一声炸雷都听不到，一个冬天想拍一处雪景亦很难觅迹，耳际充斥着“PM2.5”超标、“雾霾”等新词。白水河水量小得可怜，河水污浊不堪，两边的小溪几乎干涸了。气候变化成为人类面临的严峻挑战。小时候语文课本上的一些句子，至今记忆犹新，“秋天到了，一群大雁往南飞。一会儿排成个人字，一会儿排成个一字。”“春天到了，燕子来了，青蛙叫了。”“小猫不认真钓鱼，一会儿去捉蜻蜓，一会儿去捉蝴蝶。”这是多么令人神往的场景啊！《白水河》《家乡的小溪》《故乡的槐树》《猫头鹰》《怀念喜鹊》等文章，就是对那种自然环境的真实记录，也是对那种生态环境的留恋和怀念，亦急切呼唤人们增强环保意识。

历史的步履总会烙下时代印记。20世纪50年代后期，人民公社化迅猛发展，“大跃进”运动轰轰烈烈，白水县开始修筑跃进渠。先在焦段河村垒了一个土坝，把白水河的水蓄起来，然后再修一条引水渠灌溉下游。这条渠长约20公里，经我们村坡底由西向东而去。县上每个乡负责一段工程，动员各村出工，民工就近住宿。我们村就住了好多民工。当时没有任何机械，工程全部手工作业，最先进的技术就是挖土时使用了炸药。工地上人山人海，移动土方全靠手提担挑，也有少量的手推车参与其中。塄山湮谷都是要起土坝的。五六个人提着石夯，一人掌握夯把，喊着号子，其余人跟着号子嗨哟嗨哟地提着绳子，一夯一夯、一行一行地砸着，硬是把沿途二十几个沟、二十几道梁填挖平整。

我和小伙伴常跑到工地上看民工打夯，听打夯号子。有的掌夯人很调皮，就喊几句“半坡上哟，几个娃哟，没事干哟，哈哈笑哟”，逗得我们大笑不止。父亲这时候也参加大坝工程的劳动。当时正值“大跃进”后期，遇到了三年困难时期，粮食极度短缺，许多人家揭不开锅。父亲上工地从来不走大路，专门从野地里过，顺便捡些野菜，回来后祖母和母亲就给我们捏野菜团子。1970年前后，县上对跃进渠进行改造，我也参加了修水库的劳动。《追水记》《修水库轶事》等真实记载了这段历史。

我的先祖在这片土地上劳作、生活和繁衍，发生过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。村南边涝池沿上的大楸树、老梨树就是最好的见证。我们村南边修成的几十级阶梯田，不知先人们为此淌了多少汗水。冬天天寒地冻，地表三尺厚的土层都冻实了。春天解冻过程中，梯田的埝底下会溜下来很多土，使田地变得里高外低，人们就把埝底的土挑起倒在埝边上。夏天一场暴雨过后，田间积了许多水潭，水会顺着鼠洞下窜，打出很大的水洞。秋收后人们再从埝底起土填水洞，年年如此。有时水太大，水洞就从上一块地里窜下来，再从下一块地里打个水洞窜下去，一连打穿四五级梯田甚至更多，一直向着白水河流去，人们再也没有力气去填了。我小时候见过一个半坡上打穿了几级梯田的水洞，最上边的洞口直径有数十米，洞底长出的槐树有尺把粗。“农业学大寨”时才在集体的力量下被彻底堵住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村民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，形成了淳朴善良、坚毅刚强的鲜明个性，但也有竞争和冲突，有抱怨和嫉妒，这在任何地方都是正常不过的。《鱼氏溯源》《老狗·老屋·老村》就是对族人奋斗历程的追忆和歌颂。

在我的脑海里，还是农业合作化时期吧，母亲白天在庄稼地里吆麻雀，夜晚在地头沤烟防霜冻的情景恍如昨日。那时由于条件所限，父母抚育我们付出了太多的艰辛和努力。《诗经·小雅·蓼莪》有云：“蓼蓼者莪，匪莪伊蒿，哀哀父母，生我劬劳。”在《父爱如山》《我的母亲》中，我怀着崇敬的心情记述了他们的奋斗历程。中国人特别重视人伦情感，我看过许多朋友写的纪念父母亲的文章，其经历都可以用“艰难”来概括。我的父母也是上一辈无数个中国父母的缩影。写作中，我几度哽咽，泪水浸湿了纸张。父母过八十大寿时，我撰写了一副对联：“严耕春秋含辛茹苦奉公道，慈薌冬夏勤劳简朴毓儿孙。”就是要牢记父母恩情，希望子孙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。

长久以来，跳出“农门”是农家子弟的梦想。我出身农家，学农专业，除在省委机关待过一段时间外，长期在陕南、关中基层工

作，分管的工作多是农口，整天与农业、农村、农民打交道，一辈子倒是与“农”结下了不解之缘。“农”字在过去的写法里，从林，从辰。古代森林遍野，如要进行农耕，必先伐木开荒，故从“林”。《说文》中说，农，耕也。耕必作于晨，故从辰，取日出而作、日入而息之意。于我而言，“农”就是脚下步量过的皇天后土，就是长期工作中面对的大众百姓，就是家乡大槐树下端着老碗谝闲传的父老乡亲。

人是要有一点情怀的。《竹情》《雨情》《绿情》等文章皆追求精神的寄托。竹子宁折不弯，瘦土腴壤皆风流。古人多在院子中植竹，苏轼就“可使食无肉，不使居无竹”。我对竹子有着特殊的感情。记得小时候牙疼，祖母就从窖壁上挖土和泥给我涂在腮上，不顶用。又用花椒树下的土和泥涂腮，也不顶用。后来从邻家院子中折了些竹叶煮水，加了点白糖晾凉，喝起来凉丝丝、甜滋滋的，爽口极了，牙也不疼了。雨能滋润心田，滋润万物，为绿色推波助澜，而绿色就是生命之色，这种自然色调是世间最令人舒适的颜色。我曾写过一首小诗：“自幼听惯长安雨，唯有今夜枕上清。晨启薄帘向外看，楼前小草节节生。”我喜欢栽树，每年春秋都要栽几棵树。叶子是绿的本源，植物都是靠叶子提供养分成长的。红花好看还要绿叶扶持，地球上如果没有了叶子，不知会成什么样子。叶子的形状各有不同，却都默默无闻，踏踏实实，发挥着自己的功效。做人就应该像叶子一样，孜孜以求，兢兢业业，恪守信仰不枉一生。

工作之余，我走过一些地方，写的几篇游记皆是对美好河山的赞颂、对生态文明的关注以及人文历史的探究。如《西藏散记》《太白山游记》《芬兰北部印象》《登览紫柏山张良庙》等。其他如《黄河铁牛探究》《漫话韩城民居匾额》《五陵絮语》《仓颉庙游记》是站在欣赏与考究的角度，发出的一些感慨，也有旅游推介的意思。有一年我去运城参加农产品展销会，听说了黄河铁牛的故事，被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深深打动，后来几次专门实地考察。韩城的民居匾额是民俗艺术的宝库，也是一方百姓文化艺术的杰作。我在

蒲城县工作和生活了20年，多次到唐五陵游览，对这些帝王墓葬以及明君圣贤的丰功伟绩有着深刻的印象。白水县是我的故乡，有“四圣”之说，对文祖仓颉的传说从小耳熟能详。《华山赋》《水芝赋》谓之为文，颇费了一番功夫。去年六月，我曾三度登临华山寻找感觉；途经渭河时，见荷叶亭亭，荷花艳丽，又写下了《水芝赋》。

自然万物（包括人），皆有根有源，有情有缘。把根留住，枝繁叶茂；把情留下，花开果落。翻翻中国古典文学或现代文学，乡村一直承载着作家对自然家园、农耕文明及乡村文化的哲学认同和他们难以割舍的精神依恋。刘勰在《文心雕龙》中说，“积学以储宝，酌理以富才，研阅以穷照，驯致以绎辞”。我以为，追寻乡村记忆，大拙即大雅，朴素就是美。看到什么，想到什么，就写什么。文中内容，都是亲历过的，信手拈来，有感而发。虽然各篇的写法不尽相同，但有一根主线贯穿其中，那就是向上向善，奋发图强。勤奋、务实、简朴、自立、诚实、善良、清廉、内敛……都是它的内涵。

今天，走出故乡，走向外面的世界，已是个体不可逆转的趋势。正如苏轼所云，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，只要心安的地方便是故土。以自然乡村为根系的中国社会演化而成的乡情、乡思、乡韵、乡恋，早已融化在我们这代人的血液和基因中。在眼花缭乱的现代化、城市化进程中，把心静下来，让步子慢一点，听花开的声音，观叶绽的意境，何乐而不为？

2016年初春于蒲城

目 录

序 此心安处是吾乡 / 1

第一篇 桑梓寄情

白水河 / 3

追水记 / 8

家乡的小溪 / 14

修水库逸事 / 20

北山纪行 / 23

遇骗记 / 26

滚铁环 / 31

土游戏 / 33

老狗·老屋·老村 / 37

老树昏鸦图 / 44

爷爷的火引 / 47

父爱如山 / 50

我的母亲 / 61

鱼氏溯源 / 74

怀念我的发小 / 82

小花猫 / 88

猫头鹰 / 91

想念喜鹊 93

第二篇 山水寓情

叶子赋 / 99

雨情 / 103

绿情 / 107

竹情 / 112

银杏情缘 / 116

柳树随笔 / 120

柿子树 / 124

大楸树·涝池 / 128

故乡的槐树 / 133

大树泪 / 137

喜雨 / 140

踏雪行 / 143

西藏散记 / 147

太白山游记 / 157

登览紫柏山张良庙 / 161

为张良庙绝联试拟 / 168

春游万花山 / 170

仓颉庙游记 / 173

芬兰北部印象 / 179

漫话韩城民居匾额 / 184

黄河大铁牛探究 / 188

五陵闲语 / 193

华山赋 / 204

水芝赋 / 208

第三篇 岁月萦情

- 我的中学时代 / 213
- 高考之路 / 226
- 我的 1976 / 231
- 华盛顿的晚年生活 / 241
- 地名的联想 / 244
- 漫谈“大气蒲城” / 249
- 文化古城的社会文化 / 255
- 观鸟阵 / 258
- 齐仲平播绿记 / 263
- 全国哀悼日感言 / 271
- 唐山大地震纪念 / 274
- 王宝成三周年祭 / 278
- 宛辔憩通衢 / 281
- 谋食轶事 / 290
- 凡人非凡 / 296
- 又见梨花开 / 300
- 喜相逢 再回首 / 304

第四篇 笔墨怡情 / 309

- 后记 / 324

第一篇

桑梓寄情



仓颉庙古柏

秦风 摄

白水河

我们村向南下坡两公里处有一条从西向东流淌的河流，叫白水河。这是一条伟大的河，白水县就是因白水河而得名的。

住在白水河边的人们，是离不开这条河的。我老家的村子处在白水河上游一段的源头上，叫鱼家河村。人们每年约有一半以上的时间是在白水河边生产和生活。早先河道的走向很不规则，在整个河滩任意游荡。夏季暴雨形成的洪水使河床不停地倒岸，有时候北边的河岸垮塌一些，隔几年又向南倒了过去。白水河在我们村地界上是最为开阔的。我们村是白水、蒲城、铜川三个县市的交界处，向西不远二三公里路就是广阳河和林皋河汇入白水河的入口处，河的对岸是蒲城县高阳镇所属的加碌沟，川道在我们村地界上变得很宽阔，大约有半公里多宽。

我小的时候，河边的滩地都是大片大片的乱石滩。但在河北的乱石滩里却生长着一大片桃树林，那里成为我儿时最向往的地方。我和小伙伴们时常在白水河里玩耍，先是在浅滩处搬起石头捉螃蟹，从河边的草丛里扒螃蟹窝，到浅水潭中抓蝌蚪。有时候搬来许多小石头围成一个小水潭，用河边的泥巴糊住石头缝，再把河水引进来玩；有时候希望河水改道，就用石头垒成一道小堤，引水拐弯什么

的。累了时，我们就躺在桃树下的乱石滩上看蜜蜂采蜜，躺不了多久又起来追赶蝴蝶，与蜻蜓嬉戏。每到春暖花开，妇女们就把盖了一冬天的棉被和一家人穿的棉衣全都拆了，拿到白水河里来洗。洗衣的人在河边排成一行，孩子们也跟着母亲到河边嬉戏。那是一个快乐而纯真的年代。

河两岸有很多杨树和柳树。杨树是老品种的那种，我们叫背道树。每年初春，大人们从树上折一些树枝，把树皮拧下来，做成哨，孩子们就把它当喇叭吹。我们管这种喇叭叫“咪”，孩子们在追逐中，哦哇哦哇地吹个不停，整个河滩好不热闹。桃园东边有一大片芦苇，春天的苇叶也可以编成“咪”吹。嬉闹中，看着水面上不时游来的几只野鸭，看着蓝身白尾和红嘴绿尾的小鸟在河边欢快地跳跃，我们就别提有多高兴了。

秋天，桃园里的桃熟了，老远就能闻到那种沁心悦肺的桃香。园主人顾不上采摘那么多桃子，熟透了的掉在树下，这里就成了我和伙伴们的天堂。我们到桃园里大吃起蜜甜蜜甜的桃子，那种甜味、香味和鲜味，一辈子也忘不了。

后来，生产队挖了私人栽种的桃树，又动员社员捡来乱石滩里的石头，在河北岸垒了一条一人多高的梁使河水不再改道。然后开荒种地，主要还是种玉米。20 世纪六七十年代，粮食产量很低，我们居住在渭北旱塬，靠天吃饭。河边的地毕竟土壤湿润一些，空气也湿润一些，每年打下的玉米还真不少。70 年代初期，全国“农业学大寨”，大搞土地平整。生产队组织社员利用冬闲时间，从北边坡底塄壕拉土，在这 60 多亩滩地上铺了一层一至三尺不等的黄绵土，经过几年的培育，就使得这几十亩地成为全队的当家田了。平整土地是全队的事，一个人拉一辆架子车，一车少说也装半吨黄土，一天要拉四五十趟。我曾多次参加劳动，为这块当家田的建设洒下了汗水。

白水河发源于宜君县云梦山南麓，流经铜川，由白水县西部的西沟入境，向东流经云台、林皋、大杨、城郊、冯雷、西固、雷村

等七个乡镇，在白水、蒲城、澄城三县交界的三眼桥附近汇入洛河。白水河总流域面积 760 平方公里，在白水县境内流域面积 352 平方公里。在县境内 60 余公里的河段上，沿河分布的村庄有可仙河、林皋河、焦家河、段家河、丁家河、井家河、铁王河、孙家河、鱼家河、高家河、张家河、杨家河、冯家河、白石河、县南河，等等。白水河对白水县的贡献可谓大矣，白水县 986 平方公里土地，她的流域面积占了三分之一以上，可以说，白水河就是白水人民的母亲河。

白水河是一条温柔可爱的河流，年平均流量 1.16 立方米/秒，平均流速 3 米/秒，水不大却常年不断，流不急而潺潺不息。白水县位于渭北高原的北部，是陕北向关中过渡的黄土塬区，塬面沟壑纵横，沟多且深。这里常年干旱少雨，人畜饮水都是靠打土窖蓄雨水，土窖里蓄的水吃完了，人们就到白水河取水。大人们干一天活，还要到河里挑水，走两三公里沟路，很是辛苦。因此孩子们也常常帮助大人挑水，往往从七八岁就开始下河抬水了。小孩子两人抬半桶水，大些的两人抬一桶水，再大些的就一个人挑水。可以先挑半桶，再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。我和妹妹抬过水，大了才一个人挑水。挑水大都在下工时，先是只有下河的队伍，后来就下河的和返回的队伍相向而行，泾渭分明，蔚为壮观。下坡时，挑担的、提桶的、扛棍的，慷慨激昂，热闹非常。上坡时都气喘吁吁，有的还嘴噘脸吊。那时候，白水河也争气，很大方，常年滔滔，清澈见底，非常可爱，无私地哺育着沿岸的人民。与下坡路口正对着，人们摆了一排蹾石，从蹾石上过去可以进加碌沟，人们挑水、舀水的地方都在蹾石周围。小时候，村民们每到下午还将牛、马等大牲畜牵到河中饮水，当然就在蹾石的下游了。

下河挑水也有偷懒的。村南有个两亩多大的涝池，下雨时蓄足了水，主要用来洗衣和饮牛。村上有个叫京来的人，有时去挑水，就在涝池里汲满水，再挑到南边的埝底下，睡上一觉或假寐一阵，然后再起身将水挑回去，家里人还以为是从河里挑的。